

詞性的理論基礎，集合論還是類型論？

黃居仁

詞性或語法範疇的理論基礎為何？是+N/+V 這兩個特徵值嗎？如果是，+N/+V 的理論意義為何？如果僅是‘具類似於名/動詞的特性’，豈不是循環論證？為何<+N/+V>的特徵集定義的不是同時具有動詞與名詞特性的動名詞呢？詞性的認知基礎又是什麼呢？如果名詞指涉具體事物，動詞指涉事件或抽象事物；那動名詞豈不是分類錯亂？如果名詞的具體指涉，是認知上的最基本概念；那麼眾人熟知，牙牙學語幼兒說 *mama* 是想吃奶，說 *cheche* 是想玩玩具車。他們用的是名詞還是動詞呢？這些理論上的糾結，包括漢語語言學界對‘兼類’的持續討論，其實是集合論下詞性定義的不幸後果。在集合論下，分類是屬於某個集合的標籤。集合論雖然准許多重標籤，但不准許把標籤撕下。也就是說，分類的關係是固定的。近代哲學與數理科學界，早已發現集合論的分類系統對於描寫自然現象，從羅素與懷海德的研究基礎上，建立了類型論 *Type-Theory*。不但現代數理學（包括計算機科學），甚至形式語義學，都是在類型論的派典基礎上建立的（*Type-Theoretical*）。類型論的基本假設，就是範疇/類型的定義，來自該單位與其他單位的功能結合力。比如說，不及物動詞這類的定義，就是可以與簡單名詞結合，完成句子的這一類語言單位。在某些環境下，語言單位可以升類或降類。比如動名詞就是動詞轉類成為可以與其他不及物動詞結合成句子的單位。比如‘我喜歡書’中的‘書’就是在語義上升類，得到‘閱讀（書）以獲得知識/娛樂’的意義。也就是說，除了根據意義定義的基本類外，每個語言單位都可能因為使用的語言前後語境的關係，需要在語法或語義上轉類。換句話說，漢語的所謂‘兼類’僅僅是某些詞彙有特別常見的轉類關係。而類型論下的詞性定義機制，可以直接以人類概念化中，以固定時間的連續變動概念（*SNAP*）描述時間持續概念（*SPAN*）解釋。

參考文獻：

Grenon, P., & Smith, B. (2004). *SNAP and SPAN: Towards dynamic spatial ontology. Spatial cognition and computation*, 4(1), 69-10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207/s15427633scc0401_5

Huang, C. R. (2015). 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and ontology: the enduring/perdurable dichotomy and Mandarin DM compounds. *Lingua Sinica*, 1(1), 1.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40655-015-0004-6>

Huang, C. R. (2016). Enduring vs perdurable: ontological motivation for language vari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Keynote Speeches and Invited Talks* (pp. 15-25).

<https://www.aclweb.org/anthology/Y16-1006.pdf>

Strik Lievers, F., & Winter, B. (2018). Sensory language across lexical categories. *Lingua*, 204, 45-61.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7.11.002>

Zhong, Y., & Huang, C. R. (2020). Eventivity and Auditory Modality: An Onto-Cognitive Account of Hearing Noun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From Minimal Contrast to Meaning Construct* (pp. 179-191). Springer, Singapore.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32-9240-6_13